

激水谣

■ 栗振宇

地利形，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听着介绍，看着眼前这条清澈河流和河边那条若隐若现的小道，我的思绪也逐渐飘向80多年前。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开始长征。3天后，部队向南占领激浦县城。在深子湖、激浦县城西郊、燕子坳，红军部队与敌人进行了三次战斗，打退了尾追之敌。

红军到了激浦，对当地的群众来说，是件大事。在那些日子里，红军帮助全县先后建立15支共800多人的地方革命武装。群众自发组织“劳军慰问团”送猪送羊，激浦商会发起捐钱筹粮支援红军。随后，全县近3000子弟在县城东寺坪集结参加红军，母亲送儿、妻子送郎的场面让人动容。当地至今传唱的《当红军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百姓的心声：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兵士兵都一样，没有谁来压迫谁。当兵就要当红军，帮助工农打敌人。买办豪绅和地主，杀他一个不留情……

近3000人参加红军，意味着什么？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时总兵力才17000多人，近3000激浦籍子弟无疑给当时的红二、六军团以极大补充。当年住在激浦河边的13岁少年贺芳齐，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曾经的放牛娃，跟随红军走过了长征，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最终成长为我军一名高级将领。前些年，一直牵挂故土的贺老捐款10万元在激浦修建了一所“红军希望小学”，后又从工资积蓄中拿出20万元，在激浦河上游修建了一座水坝。当地村民在桥头立碑，并将这座桥取名为“红军连心桥”。

与“红军连心桥”一起点缀于激浦河畔的，还有“断桥阻敌”“红军接生”等不少与红军有关的故事，还有红军路、红军亭等很多与红军足迹相关的地点。当年，参加红军的3000子弟离开了激浦，但国民党反动当局随之而来的疯狂反扑，让1700多名红军伤员和红军家属献出了宝贵生命。在激浦河边，有一座“红军无烈士公墓”，静静地矗立在青山绿水间。一位诗人到此后深情写道：“流血牺牲是你的青春，出生入死是你的选择，红军是你的名字，烈士是你的身份，这漫山遍野的鸟语花香，是你留给今天最美的阳春三月……”

激水河穿过雪峰山，平缓地流向激

浦县城所在地。这是一个在湘西很常见的小县城。或许是因为激水河在这里变得更加平缓开阔，才聚集起更多人从这里乘船向东、向南、向北，前往常德、长沙、武汉等更加繁华的城市。可以想见，在陆路交通不便的年代，县城的激水河边该是多么忙碌的景象。在各个码头，各种物资依托激水河来来往往，外面世界的各种信息也从激水河不断传过来。

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的向警予，其家就在激浦县城的激水河边。这显然曾经是个富裕的家庭。松柏苍翠，古樟如盖，宽绰考究的大院旁边，就有直通激水河的码头。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出生，曾是当时整个激浦县第一个入学读书的女孩。在父亲的支持下，她15岁时考入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17岁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又转入周南女校。在此期间，向警予认识了蔡畅，并因此结识了蔡和森和毛泽东。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向警予，寓意时刻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求学救国。

在向警予纪念馆，我们见到了向警予当时撰写的多篇文章手稿，语言简练，字迹娟秀。文如其人，见字如面，一位时代新女性的形象跃然纸上。一如新民学会先驱萧子升曾回忆的：“她的文笔优美，书法亦出色，更具有天赋的讲话才能。她天生一副动人容貌，不加修饰，美貌之极。”

1916年，向警予从周南女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创立激浦女校，并担任校长。在这个相对偏僻的县城里，一个宣传爱国主张、追求真理光明的教育阵地悄然崛起。这个学校虽然规模仅有300人左右，但它寄托了向警予“教育救国”和干一番“真事业”的理想。她在这里给学生讲述国家大事，传播新思想，号召大家将来为苦难同胞服务。她还自己作词谱曲，创作了校歌。

“美哉！庐山之下激水滨，我佼巍巍耸立当前。……”而今的激水河畔，这首百年前的青春之歌，依然在“警予学校”的孩子们口中传唱。他们今天的生活，依然如同向警予当年留给女儿的诗歌中所描述的：“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

徜徉在激水河的渡口旁，我突然觉得耳边的校歌，同我熟悉的屈子名句，还有之前听到的《当红军歌》，读到的“红军墓”前的诗句，甚至包括当地已经流传千年的山乡民歌，都仿佛有着相似的曲调和意蕴。对啊，它们生于激水河畔，又怎能不带着激水的灵性，又怎能不寄托着激水的情意。想到此，我想我大概理解了这条古老而年轻的河流。它从远古走来，曾经把一个疲惫的伟大灵魂从远方带到这片土地，也让一种精神品格浸润了山乡草木，养育起这方土地上代代子孙的精神骨骼与文化人格。

它在国家民族最艰难的时候，慷慨地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往远方，让他们奋斗在更加广阔的家国天地。它一次次为他们逆行，又在岁月流逝中长久地思念他们，并把这思念融入那真挚朴实的歌谣里。

激水长流，楚风余韵。激水河边，那些伟大背影从未远去。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永生。

标题书法：跃文

红色足迹

提到激浦，首先想到的是屈原，想到的是《涉江》，“人激浦余惆怅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狼狄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从高铁站下来，一头扎进雪峰山，穿行在层峦叠嶂间，屈原的句子就一下子在眼前变得真切起来。此地处在湖南省中西部，位于湖南省境内延伸最长的大山——雪峰山主峰向北延伸的地区。

2300多年前，屈原被逐离郢都，放逐江南。忧心忡忡的诗人沿着江河一路向南，当初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目的。那一年，他途经湖南常德、沅陵，沿着激水河逆流而上，很快就遇到了让他“偃仰不知所如”的这片崇山峻岭。他终于停下疲惫的脚步，打算在此安顿余生。用梁启超的话说，屈原在激浦“度过了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因为屈原，激浦这个曾经人烟稀少、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从此在中国文化版图上，也就有了十分独特的位置，以致被现代学者誉为“楚辞的源头，屈原文化的摇篮”。而今，斯人遗迹难寻，但那山高水长、云山雾海，仿佛依然在诉说着那遥远的故事，吟唱着那古老的歌谣。

我一直相信，当莽莽群山遇到蜿蜒秀水，便铺垫起催生歌谣的沃土。我们民族的文学史，从诗经楚辞，一直到今天依然在传唱的民歌，多少作品就是这么诞生的。这是自然的灵性使然，也是人的灵性使然。水让山有了更多生命的韵味，而歌谣之于山水，又像是大地倾吐的心声，那么亲切，那么自然。那些独特的曲调词句，携带着时间记忆，亦带着一方水土之神韵，千百年来就这么传递着。

站在雪峰山上俯瞰，眼底的激水河宛如一条玉带，蜿蜒镶嵌在山体间的褶皱里。这是激水河的上游地段。当地的文史工作者告诉我，别看激水河在山里这么碧绿安静，其实也有不少暗礁险滩，并不适合船只通行。历史上，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只能沿着河流，踩着被称为“茶马古道”的崎岖山路，举步维艰地走到山外。当年红军长征的队伍，就是在这激水河边，充分利用了茶马古道的有



迷彩芳华

最近，在海拔近5000米的喀喇昆仑山上，一首官兵原创的歌曲《此刻的阿里》火了。

“雪域高原有凌霄豪情，红军战旗高高飘扬起，大好河山寸土不丢……”怀抱吉他的上等兵廖永鑫坐在战友中间，质朴的歌声夹杂着高原凛冽的寒风传入大家耳中。在这个空气含氧量仅有平原地区一半的地方，走几步路都会气喘吁吁，可他却唱得格外投入，冻得发红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初衷，这个刚当兵两年的小伙子至今记忆犹新。那时部队初上高原，下车的瞬间，廖永鑫就被眼前的景色震撼了：没有都市的万家灯火，伸手可及的天空中，一轮皎洁的明月，将战士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和周围挺拔的山脉仿佛连在一起。

“要把高原的故事写成歌，把边疆战士守卫祖国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回到

当兵走阿里

■ 贾国梁 赵云峰

帐篷，借着一盏应急灯的光亮，廖永鑫掏出笔记本记下几句歌词：阿里的月是那么无瑕，团圆的花在心中发芽……

初稿完成了，廖永鑫迫不及待地唱给连队的战友们听，征求大家意见。“歌曲的旋律很美，把咱高原的风光唱得很好，就是力度有些不足，少了些高原战士的豪气……”

怎样才能体现出战友们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战风雪、磨砺精兵的风采呢？廖永鑫将未完成的歌暂时放下，投入到团里组织的高寒地域对抗训练中。

那次训练，廖永鑫所在班作为“尖刀班”，在班长王小刚的带领下向目标点前进。行至半山，狂风袭来，风夹杂着山

上的碎石从陡峭的山坡滚下，战士们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突然，列兵张潇脚下一滑向后跌落，幸好被身后的战友及时拽住才有惊无险。“终点就在那里，每一步都给我踩实，加把劲儿，一个都不能落下。”王班长回头喊道。班长的喊话让大家回过神来，“尖刀班”的战士们手挽着手，继续向山顶攀爬。

终于登顶。夕阳余晖映照在大家黝黑的脸上，成功的喜悦冲淡了腿脚的酸痛，就连一向严肃的王班长也咧开嘴笑了。站在峰顶的那一刻，廖永鑫觉得特别踏实，他想到了驻训前在康西瓦烈士陵园缅怀先烈的事迹，想到了前段时间党史学习教育课堂讲到“进藏先遣连”也曾走过

成为湖南女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人。1922年初，向警予从法国归来，积极投入到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中。在党的二大，向警予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并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1928年3月20日，向警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当年5月1日，向警予被杀害于武汉余记里空坪刑场，年仅33岁。就义前，她曾留下这样的遗言：“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生命。人迟早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明明白白，慷慨慨慨。”

激水蜿蜒，奔流不息。年轻的向警予曾从这里离开激浦，奔赴常德、长沙，以至更远的远方。她的心灵早已随激水流淌，汇聚到江河大海，与当年多灾多难的国家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她那如花般灿烂的青春生命，最终没有回到养育她的激水岸边，但已经永远印刻于国家民族的史册。

“美哉！庐山之下激水滨，我佼巍巍耸立当前……”而今的激水河畔，这首百年前的青春之歌，依然在“警予学校”的孩子们口中传唱。他们今天的生活，依然如同向警予当年留给女儿的诗歌中所描述的：“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

徜徉在激水河的渡口旁，我突然觉得耳边的校歌，同我熟悉的屈子名句，还有之前听到的《当红军歌》，读到的“红军墓”前的诗句，甚至包括当地已经流传千年的山乡民歌，都仿佛有着相似的曲调和意蕴。对啊，它们生于激水河畔，又怎能不带着激水的灵性，又怎能不寄托着激水的情意。想到此，我想我大概理解了这条古老而年轻的河流。它从远古走来，曾经把一个疲惫的伟大灵魂从远方带到这片土地，也让一种精神品格浸润了山乡草木，养育起这方土地上代代子孙的精神骨骼与文化人格。它在国家民族最艰难的时候，慷慨地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往远方，让他们奋斗在更加广阔的家国天地。它一次次为他们逆行，又在岁月流逝中长久地思念他们，并把这思念融入那真挚朴实的歌谣里。

激水长流，楚风余韵。激水河边，那些伟大背影从未远去。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永生。

阅图

最美的歌声献给党

■ 摄影 刘志勇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学党史、唱红歌、颂党恩”歌咏比赛时的场景。拍摄者利用长焦镜头将舞台压缩，把焦点对准合唱指挥员。画面虚实结合，官兵精神抖擞、昂扬高歌，让人感受到一种磅礴的气势，耳边仿佛听到了官兵豪情万丈的歌声，感受到官兵对党百年华诞的深情礼赞。

（卢俊成）

这条路……青春之花燃烧在喀喇昆仑，廖永鑫的心里响起一个声音，“值了”。“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捍卫守候，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不知谁开始唱起《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这首在营区每天都能听到的歌，此刻深深触动大家的心。风卷起黄沙碎石，拍打在战旗上哗哗作响，仿佛天然的伴奏和着歌声传到廖永鑫耳畔。

“有了！”廖永鑫将此刻的情景牢牢印在心里。从初来时月下的牵挂思念，到高原砺兵挑战极限，再到守卫山河的家国情怀……对抗演训结束后，廖永鑫重新创作起那首未完成的歌：“海拔五千米的云端阿里，边防男儿毫不畏惧，高原攀登极限翻越，携手共进绝不抛弃……”歌词完成后，他又找到团文艺轻骑队的钢琴手马沛泓一起编曲，这首《此刻的阿里》终于完成。

周末，在团里举办的“喀喇昆仑周末大舞台”上，廖永鑫为大家演唱了这首新歌。铿锵有力的旋律、朴实真挚的歌词，唱出了高原战士厉兵秣马、枕戈待旦的战斗生活，受到战友们的喜爱。



西部年代(油画) 骆根兴作

艺境

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为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国家安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突破国防尖端科技的战略决策。1964年，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在加速推进“两弹一星”事业的征程中，无数科研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在条件艰苦的祖国大西北，以青春和热血书写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用智慧和力量鼓舞了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懈奋斗的信念。

2001年，著名军旅画家骆根兴围绕“两弹一星”精神，创作了油画《西部年代》。作品艺术再现了在我国西部导弹和卫星研发基地，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4位开拓者的生动形象和风采。

画面中，“两弹一星”事业的直接领导者聂荣臻元帅，戴着白手套，双手拄着拐杖，端坐在画面的中心位置，神态坚定，巍然如山，凸显了不屈的意志、必胜的信念。“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站立在聂帅的右侧，位于画面的最高点，神情自若，充满睿智。立于他们左侧的是时任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由于长期在戈壁滩工作，他的眼睛因强光照射受了损伤。画面上，他戴着一副墨镜、身穿宽厚的绿色军装，双手插于裤袋，面容爽朗，尽显粗犷豪迈的英雄气概。立于右侧的是基地政委栗在山，神态沉稳坚毅。在他们身后，藏青色的天空下、凛冽的寒风中，是一片戈壁滩，满地骆驼刺、沙漠石，荒凉不堪，枯黄色的胡杨林虬枝刚劲，显现出戈壁滩的苍茫雄壮，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

《西部年代》是画家创作的一幅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作品。虽然画面上并没有展示特定的事件或情节，然而布局错落，成功地塑造了我国“两弹一星”研制和试验的直接领导人与酒泉基地开创者的精神风范。他们神态各异，形象生动，个性鲜明，或远眺，或淡定，或刚毅冷峻，或沉着稳重。画面既有人物的外表和性格的自然呈现，又包含了他们为事业、理想、信念戮力同心的共性品质，因而富于艺术感染力和穿透力。作者骆根兴14岁当兵，军旅生涯几十载，以善于表现军事题材的油画创作而著称于画坛。上世纪70年代，骆根兴曾在酒泉卫星发射场中心下属的一个测控部门工作。期间，他常为科研人员通宵达旦攻关的情景所打动，更为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伟大人格所感染。他早就希望用自己的画笔，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拼搏者们画像立传，只是由于难以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而迟迟没有动笔。

世纪之交，骆根兴重回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烈士陵园瞻仰部分骨灰安葬在这里的聂荣臻元帅墓时，瞬间触发了他酝酿于心20多年的创作激情，脑海

「两弹一星」精神的艺术再现

油画《西部年代》赏析

周忠斌

里浮现出一幅渐趋清晰的画面：荒芜沉寂的戈壁滩上，聂帅坐在生命力顽强的胡杨林中，与战友们一起沐浴在落日余晖中。骆根兴后来回忆道：“《西部年代》的构思是我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因为我原来就在这个基地……画的那几个人都是我熟悉的。”这幅作品后来“画得很快，20来天就画完了。”

《西部年代》一改以往“再现性”造型和“叙述性”结构的创作手法，以深度挖掘题材的精神内涵为主题，融宏大的历史叙事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中，注重绘画的本体语言，追求形与色的表现力度，将西方油画的写实技巧与东方绘画的神韵意象融为一体。整幅作品构图严谨，既未“刻板描摹”，也无“生搬硬套”，人物造型神形兼备，色彩组合丰富鲜活，疏密结合，明暗渗透，笔触粗犷奔放，富于节奏韵律，充满视觉张力，营造出“形全而神微，神聚而魂足”的艺术效果。同时，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充分把握了人物瞬间生动且微妙的神态，刻画出“两弹一星”功臣身上的英姿豪情和精神力量。

《西部年代》问世后，引发了军内外的热切关注和高度评价。作品获得了“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油画金奖等众多奖项。

“两弹一星”筑起了新中国的安全屏障，也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打下牢固根基。《西部年代》这幅作品所弘扬的“两弹一星”精神，必将穿越时空，激励着我们自立自强、自主创新，继续向着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砥砺前行。

“军事文化理论百年创新发展”研讨会举行

■ 刘 常 贾建东

文化资讯

为推动军事文化理论创新发展，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日前举办“军事文化理论百年创新发展”研讨会。

研讨会着眼梳理军事文化理论百年发展历程，探析军事文化服务战斗力建设的特点规律，为新时代军事文化发展和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建构提供支撑。研讨会邀请军地有关专家，与该院基础理论教学一线人员一起研讨交流了军事文化本质、建立强军文化理论范畴体系、我

军尚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等10余个理论问题。

与会专家认为，军事文化理论从波澜壮阔的军事实践中来，从丰厚的军事文化传承中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此次研讨会加深了对军事文化性质宗旨、地位作用、职能使命、力量运用和新时代发展路径的认识。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要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构建军事文化理论研讨交流常态化机制，为丰富发展中国特色军事文化理论贡献智慧，为锻造服务备战打仗的优秀军事文化人才夯基固本。